

川北灯戏：嘉陵江畔的艺术奇葩

□ 贾登荣

川北灯戏发源于川北重镇南充，流行于四川北部嘉陵江流域的阆中、南部、西充等地，在广元、巴中、广安等地亦有流传。作为一种在四川民间特别是农村影响广大的地方戏曲，川北灯戏诞生于乡野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川北灯戏起源于四百多年前的明嘉靖年间，它在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不少的名称，如“农民戏”“坝坝戏”“欢喜调”“大铺盖”“喜乐神”“胖筒筒”“灯弦调”等。嘉陵江流域的川北农村地区流行着这样的赞美之词：“莫道灯戏土，看后挺舒服”。

川北灯戏随着与川剧的合流，从农家院落走向了舞台，有了“灯戏”或“灯调”的称呼。2006年5月“川北灯戏”名列首批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如今，这朵民间艺术之花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精心培育和细心呵护下，在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持续守护下，成为绽放在嘉陵江畔的一枝艺术奇葩，闪耀在巴蜀大地。



川北灯戏诙谐活泼，乡土气息浓郁
(杨麾 轩视界)



川北灯戏《嫁妈》



川北灯戏《牛咩咩扯“怪教”》

戏队全部解散，川北灯戏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南充地区被解散的灯戏剧团得到恢复，川北灯戏沐浴改革的春风，浴火重生。据统计，上世纪80年代初南充有业余剧团400个，其中灯戏剧团有40多个活跃于嘉陵江流域。南充还多次组织人员对散落于民间的灯戏进行调查、收集，在以前收集整理的基础上，又挖掘整理出了300多个剧本和90多支曲牌。1983年12月南充地区举办了首届灯戏剧调演，全地区12县市共带着14个灯戏参演。翌年，多年来隶属于川戏的川北灯戏第一次冠上了自己的头衔。川北灯戏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！

20世纪九十年代后，由于各种新兴的艺术形态层出不穷，包括川北灯戏在内的戏曲艺术出现了观众锐减，剧团难以为继的局面。为了让川北灯戏这个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永远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中，南充市党政与文化部门对川北灯戏的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。2006年，在川北灯戏跻身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不久，川北灯戏团便在南充挂牌成立，和南充川剧团实行“两块牌子，一套人马”，合署演出。川剧演员也演灯戏，灯戏演员一样唱川剧。同时，还由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等老一辈艺术家领衔，不定期举办灯戏培训班，培养川北灯戏接班人。

南充市文化部门还大力支持广大戏剧工作者与时俱进，不断编写新的剧目，满足大众的欣赏需求、审美需求。这些年在广大灯戏工作者的努力下，对原来的灯戏从内容、唱腔、形式、舞美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革新，涌现出了由老剧目改编的《跳蹬》，以及新编现代灯戏《红盐》等一批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，南充市川剧团(川北灯戏剧团)演出的《张飞轶事》就是其中的典型。《张飞轶事》中的张飞不再只是五虎猛将，而是一个父亲、一个丈夫、一个公爹，一个粗中有细、一个勇中有智、一个猛中有情、一个情中有爱、一个有爱有胆的可爱人。

《张飞轶事》中的张飞既可以是为了搬救兵微服到桃花山私访的“杀猪匠”，也可以是儿子张苞背回媳妇的仁慈父亲，还可以是被老婆管着的“耙耳朵”。该剧通过一个民间传奇故事，以泼辣脱俗的故事内容、俗中见雅的灯戏形式、简洁清新的剪纸舞美、跳跃活力的灯调音乐和夸张传神的妙趣表演，带给观众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印象的独特张飞形象。《张飞轶事》的出现拓展了川北灯戏的表现空间，打破了川北灯戏不能演大戏、只能演小戏的普遍认知，让川北灯戏不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。

正是持续的传承创新使这朵盛开在乡野的艺术之花，渐渐走向了大舞台、走向了大都市——1988年川北灯戏受邀进入中南海演出，演职人员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；1989年川北灯戏代表四川省赴上海开展文艺交流演出，获得广泛赞誉，轰动上海滩；1992年川北灯戏《半边月儿明》在参加四川省新编传统戏剧调演中获优秀奖；2007年7月底，央视戏曲频道“名段欣赏”栏目组来到南充，对川北灯戏《闹闹会》和《包公照镜子》等剧目进行了拍摄，并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；2016年12月31日，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新年戏曲晚会中，依据川北灯戏《闹闹会》改编的《跳蹬》亮相新年戏曲晚会。短短几分钟的表演把南充方言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其独特魅力赢得经久不息的掌声；2017年9月，南充市川剧团受邀赴韩国参加“安东国际假面舞节”、《跳蹬》《抬缸》等川北灯戏剧目登上国际艺术节盛会，与国外观众见面。

2018年五一期间，“璀璨华夏·光影跹归——川渝地方戏曲展”演出活动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举行。南充市灯戏剧团演出了“川北灯戏集萃”，短短的十多分钟节目，融合变脸、灯官、坐缸、抬杠、坐竹竿、送财神等川北灯戏的各种绝活，让首都观众眼前一亮，目不暇接，情不自禁地为来自嘉陵江畔的民间戏曲鼓掌呐喊。一朵生长于嘉陵江畔的小花，经过几代人的打磨呵护、传承弘扬，终于成为艺术奇葩，花开神州大地！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充市文化馆非遗中心提供)

源于乡野 融入川戏

川北地区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扎根于嘉陵江畔的民间艺术，先后涌现了皮影、傩舞、猴戏、杂耍、山歌、嫁歌、花戏、地戏等，川北灯戏是这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中的一种。川北灯戏早先生长在乡野之间，活跃在农家院落。据著名的川剧(灯戏)表演艺术家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先生介绍，灯戏最早是在乡间农家院落演出的。

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充足的灯源和灯光，为了照亮四周方便表演和观看，人们就想出一个笨办法：把灯笼挂在一根高杆上，也就是古时所谓的“天灯”，如果把灯笼放在地上，就叫“地灯”；在堂屋里演时，堂屋中间放的灯就叫“堂灯”……由于演出时要挂灯笼，人们就把这样的戏曲叫做“灯戏”。

灯戏的演出选择地方，农家屋檐下、院坝地头等都可以，演员登场亦不需要复杂的服装道具和舞台设置，煤油灯、汽灯、马灯在木柱子或树上挂一挂，称之为“胖筒筒”的胡琴和锣鼓一响，戏就开始演出。川北灯戏最早的演员也不是职业演员，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，他们往往是洗掉腿上的泥巴，换上一套戏服，就登台扯开嗓子，字正腔圆唱起来了。

川北灯戏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渐从农家院落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。据明嘉靖年间(公元1522年—公元1566年)的《阆中县志》记载：“五月十五瘟祖会，演灯戏十日，每夜焚香如雾，火光不息，其所为灯山者，亦如上元时。”说明早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，灯戏就开始崭露头角了。它与傩戏、花戏、地戏一样，不仅在农家院落演出，也在各种庙会上演出，不过这时的它仍然属于“坝坝戏”的范围。到了清代，川北灯戏的演出地点开始发生重要变化。据清乾隆四十七年(公元1782年)《苍溪县志》记载：“上元，放花灯，演灯戏，在郡邑城廓间筑台竞演，昼夜不分。”从中可以看到灯戏这时已经从乡村庙会、农家院落走向了城镇，开始在“郡邑城廓间筑台”演出了。

自此川北灯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革。由于它经常与川戏同台演出，耳闻目睹，时间渐长后，川北灯戏的先驱们不断地吸取川剧的精华，并在表演形式、唱腔、布景、剧目等方面逐渐向川戏靠近，最终发展成为川戏的“昆腔、高腔、胡琴、弹戏、灯调”等五种表演形式(声腔)之一的“灯调”，被川戏所吸收，并有所改编。不过，灯戏与川戏表演最大的不同还是舞台四周，挂满了鲜艳夺目的彩灯，演员们在正式演出之前，还要围着舞台提灯、舞灯、跳灯，然后才开始正式演出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乡土戏、农民戏，川北灯戏总是用传统农村的道德标准演绎着人间的喜怒哀乐，灯戏现有剧本200余个，剧目内容多取材于当地民间生活，内容丰富，生动活泼。题材上川北灯戏一是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故事，表现老百姓身边的趣事，用他们的眼光反映其所熟悉的人和事，如《万先生算命》《驴子回门》《请长年》《裁缝偷布》《双拜堂》《送丝蚕》《王大娘补缸》等。二是把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拿来说事或“开涮”，其中蕴含了浓郁的乡风乡情，这样的剧目有《闹窗封官》《包公照镜子》《周元献鸡》《闹闹会》《郑板桥买缸》等，整合戏剧歌舞、滑稽、相声、曲艺、杂耍、杂技等艺术形式，让人捧腹大笑，乐而忘情。

表演形式上，灯戏唱腔曲牌分正调和花调两类，它们来源于民间小调、神歌、佛歌、嫁歌、圣谕调及端公调，以丑、跌、笑为特征，融会了

木偶、皮影、猴戏、民间歌舞等多种技艺。由于它生长于民间，充分反映了川北农村及农民们的审美情趣，人们喜闻乐见，给川北灯戏冠以“喜乐神”“大铺盖”的美名。在嘉陵江流域的广大川北农村地区，流行着这么两句对川北灯戏的赞美之词：“莫道灯戏土，看后挺舒服。”“一天做到黑，不看灯戏过不得。”灯戏，实实在在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多元合一 喜剧为上

长期以来，川北灯戏受到嘉陵江流域广大观众的喜爱，靠的是什么呢？我在观享了一出川北灯戏的视频之后，深深地感受到它独特的艺术魅力。“灯戏双开，多元合一”是川北灯戏的特点之一。“一堂歌舞一堂星，灯有戏文戏有灯。庭前庭后灯弦调，满座捧腹妙趣生。”这首“竹枝词”道出了川北灯戏“灯戏双开”的特点。在灯戏演出中，“灯”是重要的道具，鲜艳夺目的彩灯不仅挂在舞台上，许多演员也有“提灯、舞灯、跳灯”的表演。以“灯”为载体，“戏”的帷幕徐徐拉开。

在老一代的川北灯戏艺人中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“木偶是多，皮影是妈，猴戏是姊妹，端公是它的干爸爸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川北灯戏的艺术特点之一就是“多元合一”。川北灯戏是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它兼收并蓄，广泛借鉴在川北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木偶、皮影、猴戏、杂耍以及民歌、小调、曲艺等民间艺术的精髓，加以消化吸收，然后揉进自己的剧目和表演中。它广采博撷，让土生土长的地方小戏渐渐形成了综合性、娱乐性、参与性极强的民间戏曲。

川北灯戏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形式以喜剧、闹剧、笑剧为主，即使是悲剧也是用喜剧的手法来加以完成。历史遗留的川北灯戏剧目中大多是笑戏、闹戏，正戏、苦戏较少。对于民间老百姓来说，这种“跳、笑、闹”的喜剧风格十分契合大众崇尚快乐的审美趣味。如《闹闹会》就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喜剧作品。这部戏讲述的是“石知县奇思妙想，坐神台假扮城隍。探得百姓心腹事，拨银造桥民欢唱”的故事。石知县为与城隍争高低，从县衙出发去赶城隍庙会。来到庙会，看见大家精彩的歌舞表演，情不自禁的也摘下乌纱帽，脱掉官服“与民同乐”，与孩童们玩起了“打花巴掌”“钻城门洞”等儿童游戏，边唱边舞直到汗流浹背，最后干脆脱掉官衣，甩掉朝靴，赤裸着上身，光着脚板，有板有眼地打起“肉莲花”，使出这出戏高潮迭起，热闹收场，充分展现川北灯戏“跳、笑、闹”的喜剧属性。

川北灯戏内容家常化、形式民俗化、表演生活化，体现出平民化、世俗化的审美趣味。如《周元献鸡》一剧演明朝正德皇帝(明武宗朱厚照)微服出巡，寻花问柳，遭樵老二打抢，丧魂落魄于山野，他饥肠辘辘投宿乡间，农家宿主周元将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炖给他吃了，正德帝深受感动，“寡人回宫后，颁发一道圣旨，赐你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为妻。”周元却说：婆娘好看当不得饭，婆罗绸缎不耐寒。庄稼人爱的素打扮，粗茶淡饭分外甜。美人小姐我供不起，劳为你不要给我添麻烦。

寥寥数语，诙谐幽默的唱词中体现出劳动人民纯朴善良的美德。又如《戏嫂》一剧，王大伯斥责不学好的王狗娃子，中间有一段唱词，语言通俗易懂，貌似平淡无华，却意味深长，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：

家鸡打的团团转，野鸡打的遍房飞。
家花好比房上瓦，野花好比瓦上霜。
房上瓦，瓦上霜，太阳一出化长江。

川北灯戏短小精巧，无论是《秀才买缸》《周元献鸡》还是《滚灯》《齐老翁办奇案》等，它们的故事都不复杂，人物设置也不多，剧情也十分简单，演出时间都不长。但它跳动自如、灵活多变、插科打诨、情趣盎然的表演，使这些剧目长演不衰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。川北灯戏直白率真的风格特色、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深深地契合了乡村的大众心理，像磁铁一般把他们吸引得如痴如醉，哪怕是通宵达旦的观看也乐不思归。

接力传承 花开神州

如同蜿蜒曲折、一泻千里的嘉陵江水有缓有急，有涨有消一样，川北灯戏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。经过一代代人的坚守传承，最终才让川北灯戏由一个土生土长、默默无闻的剧种，成长为一个与川剧并列的戏曲品种。

川北灯戏遭遇的第一次挫折是在清末民初。那时，中国大地战事频繁，军阀混战，加上自然灾害不断，百姓无心观看戏曲。失去观众之后，少数灯班艺人只好流亡江湖，卖艺求生，更多的灯戏艺人则是丢掉灯戏，另谋生计。红火一时的川北灯戏日渐衰落，面临消亡的窘境。

川北灯戏是有福气的。就在它生死存亡之际，新中国成立了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为了拯救这一民间瑰宝，当时的南充专区文教局抽调人员到阆中、南部、苍溪、仪陇等地对民间灯戏进行调查，收集到灯戏剧本116个，灯戏常用的曲牌37支，还有老艺人口述的本戏210余出。接着他们又利用原有的川剧团体，培训了一批灯戏青年演员。同时，还支持不少乡镇办起了以演出灯戏为主的剧团。这样，一度销声匿迹的川北灯戏又重新舞台。

为了川北灯戏这个“农民戏”发展壮大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南充地区成立了川剧团灯戏队，专门负责收集、挖掘、整理民间灯戏，川北灯戏一时间又在嘉陵江流域红红火火地绽放新枝。遗憾的是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灯



川北灯戏的经典剧目《滚灯》



四川经济日报
微信公众号



四川经济日报
微博

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四川经济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微博。

本报声明

本版所登稿件若需转载或汇编出版，应经本报许可同意，并按有关规定向作者支付稿费。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